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

一至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唐鑑目錄

卷一

高祖上

卷二

高祖下

卷三

太宗一



卷四

太宗二

卷五

太宗三

卷六

太宗四

卷七

高宗

中宗

卷八

睿宗

玄宗上

卷九

玄宗中

卷十

玄宗下

卷十一

肅宗

卷十二

代宗

德宗一

卷十三

德宗二

卷十四

德宗三

卷十五

德宗四

卷十六

德宗五

卷十七

順宗

憲宗上

卷十八

憲宗下

卷十九

穆宗

敬宗

卷二十

文宗

武宗



卷二十一

宣宗

懿宗

卷二十二

僖宗

卷二十三

昭宗上

卷二十四

昭宗下

昭宣帝

臣等謹案唐鑑二十四卷宋范祖禹撰祖禹字純甫華陽人嘉祐八年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出知陝州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輯通鑑祖禹為編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著成此書上自高祖下迄昭宣撮取大綱繫以論斷為卷十二元祐初為著作佐郎表

上之後呂祖謙註之分為二十四卷是書極  
為伊川程子所稱謂三代以後無此議論朱  
子則謂其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然其取武  
后臨朝二十一年繫之中宗自謂比春秋公在  
乾侯之義且曰雖得罪君子亦所不辭蓋指  
司馬光通鑑言之朱子作綱目書帝在房州  
實仍其例又如論白馬之禍謂裴樞本附朱  
全忠以為相非忠于唐室不主歐陽修樞等

不死必不以國與人之論朱子亦以為非歐  
公所及則朱子非不取之也其他持議類皆  
探本尋源以明治亂之由雖或濶於事情而  
大旨嚴正固可與孫甫唐史論斷並傳焉乾  
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進唐鑑原表

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

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書大禹謨

益曰吁戒哉罔失法度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傲虐之作防於未然

書益稷禹曰無若丹

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

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

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又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我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

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德而養聖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

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紬次之餘稽其

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

藝書肩征工執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

藝事以諫

帝遽揚末命伏遇皇帝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

耆儒啓沃聖學書說命啟乃監於前代唐褚遂良傳太宗曰朕監前代

以為宜莫如唐儀刑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元龜

方承式萬世永賴書大禹謨帝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臣之此書雖不足

以發揮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己苟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聞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表

### 又上太皇太后原表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來

易繫辭夫易所

以彰往察來唐於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

著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頃在書局多

歷年所書君不勤而祿無補聖世神宗皇帝明燭幽遠

一物不遺特垂誤恩擢置秘省臣比及赴職不幸先帝

違豫遽棄羣臣不獲一覩清光螻蟻之志無所復伸臣

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撫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

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監觀成敗伏遇太皇太后

陛下母臨萬國天覆羣生酌於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

之忠既無及於先帝思報之於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



敢隱默古者史為書瞽為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

左襄十四

年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思不出職交修

於上冀以塵露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也

史鄭世家云

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唐 歷 代 傳

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玄宗

肅宗

楚王智雲  
睿王元曉  
魯王靈夔  
鄧王元裕  
霍王元軌  
鄭王元懿  
韓王元嘉  
周王元方  
漢王元昌  
衛王元朔  
巢王元吉

太子建成  
荆王元景  
鄂王元亨  
徐王元禮  
彭王元則  
道王元慶  
舒王元名  
江王元祥  
滕王元嬰  
魏王鳳

趙王福  
江王元  
越王貞  
蔣王暉  
蜀王愔  
庶人祐  
吳王恪  
魏王泰  
楚王寬

許王素節  
澤王上金  
原王孝  
燕王忠  
章懷太子賢  
孝敬皇帝弘

讓皇帝憲  
惠莊太子撝  
惠文太子範  
惠宣太子業  
隋王隆悌

殤帝任  
譙王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懿德太子重潤

汴王瑋  
涼王瑑  
懷王瑒  
順王瑢  
儀王瑒  
夏王一  
壽王瑒  
光王瑒  
鄂王瑒  
太子瑛  
奉天皇帝琮

則天后

睿宗

靖恭太子琬  
懷王敏  
永王璘  
延王珣  
成王玢  
濟王琮  
信王瑑  
義王珣  
陳王珣  
豐王珣  
恒王珣

# 位 之 圖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德王裕

朱全忠殺之

名王德  
襄王儼  
涇王侗  
彭王侗  
越王係  
承登帝侯

恭懿太子侶  
衛王佖  
兗王闢  
鄆王榮  
杞王倓  
定王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武宗

文宗

雅王逸  
恭王通  
端王遇  
韶王暹  
蜀王潮  
隋王元  
簡王遺  
恩王連  
丹王逾  
均王遐

昭靖太子選  
睦王述  
韓王詢  
益王迺  
荆王選  
忻王造  
嘉王運  
肅王漣  
原王達

珍王誠  
昭王誼  
代王諱  
肅王詳  
通王譔

文敬太子諱  
舒王誼  
虔王諒  
欽王諤  
質王謙

岳王緝  
珍王縵  
會王緯  
和王綺  
集王綸  
邵王約  
密王綱  
淑王縱  
均王緯

鄭王經  
莒王紆  
邠王總  
宋王結  
冀王絳  
衡王絢  
福王綰  
撫王紘

棟王端  
衡王恪  
茂王愔  
沔王恂  
鄆王恂  
絳王悟  
深王惊  
惠昭太子寧

禮王恽  
洋王竹  
建王洽  
瓊王悅  
安王悅  
潘王協  
漕王忱  
彭王愨

安王溶  
懷懿太子法

歷代紀

高祖

武德九

太宗

貞觀二十三

高宗

永徽六  
乾封二  
儀鳳三

顯慶五  
總章二  
調露一

龍朔三  
咸亨四  
永隆一

麟德二  
上元二

開耀一

永淳一

弘道一

則天

光宅一  
證聖一

垂拱五  
萬歲登封一

載初四  
聖歷三

延載一  
大足三

神龍三

中宗

景龍四

睿宗

景雲二  
太極一

玄宗

先天二  
天寶十三

開元二十九

肅宗

至德二  
上元二

乾元三  
寶應二

代宗

廣德二  
大曆十四

永泰一

德宗

建中四  
貞元二十一

興元一

元 之 圖

順宗

永貞一

憲宗

元和十五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寶曆三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宣宗

大中十三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光啟四

昭宗

龍紀一  
光化二

哀帝

二

廣明一

文德二

大順二

天復三

中和四

景福二

天祐一

乾寧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一

史部

唐鑑卷一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高祖上

隋大業十三年

煬帝年號

高祖為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

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

太宗

知隋必亡

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  
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

其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

靜使突厥約連和使去聲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

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啟之乎啓開導之也

太宗

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

脅音協下同

高祖昵裴寂之邪

昵近也  
昵質切

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

倚依也

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

孝聖治章其民則而象之

如影響之應形聲

孔安國尚書傳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



虛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

狄多猾夏之亂

書舜典蠻夷猾夏孔安國云猾亂也

蓋高祖以此始也

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為

後患

將如字

二者權以濟事也

後王霸傳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

瑞也

臣竊以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為也

孟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太宗恐

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

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歟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

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唐本紀書生見太宗曰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虞世南傳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  
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  
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克勝也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

墓式商容之閭史周紀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又書武成戮蜚

廉惡來於海隅史秦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

伐紂并殺惡來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

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

荀儒效四海之內莫不革

心易慮以化順之

以聽上之所為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化

如水之走下

孟離婁上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

草之從風也

語顏淵君子之

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

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而不為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為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家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復書曰

復如字

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

秦

王殪商辛於

牧野

殪音翳

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

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復書曰  
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  
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錄以寧  
兆庶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  
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

語憲問晉文公譎而不正

齊桓公正  
而不譎

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

關

席卷猶言  
奄有也

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

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

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

書說命中無  
啓寵納侮

及其自欲為

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

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為名也臣以為此非太宗劉

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

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加九錫

相去聲下

同

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

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

禪去聲

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其

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改丞相府

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

異於寒浞王莽

左襄四年魏莊子曰有夏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用寒浞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王莽漢元后之弟于漢末篡位號新室浞士角切

王必欲效唐虞

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為羞也惟

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為故繁文偽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為之文曰受

禪於隋

禪時戰切

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

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  
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  
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

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大雅文王詩毛萇云麗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其數

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侯于周九服之中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

武王數

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

書牧誓王曰今商王



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  
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况其父兄  
宗族乎自晉魏以來彊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  
以非道得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  
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  
子孫

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皇帝位奉隋帝為由  
鄒國公詔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

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

惡烏  
故切亡

天下宜易其覆轍

易音亦

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慎

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鶡者

鷄音鶡音

又百戲散樂

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

襦音儒

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又言太

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  
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

國晉語興

王賞諫臣  
逸王罰之

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

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

底孟序正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

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

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所

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

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熱者之得濯廢者

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

孟天  
下有

疾其君者皆赴愬於王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勳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

左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

姓

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

者或以國

如風俗通姓篇序四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

或以族

族謂宗族

或以

地

如高氏出齊太公之後食粟於高因氏焉

或以官

漢倉氏庾氏其祖本主倉庾之官食貨志

云居官以為姓號注云倉氏庾氏是也

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

高祖賜婁敬姓為劉鄙陋無稽

前漢婁敬傳敬賜姓劉氏

而唐世

人主遂以為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

狄以逆族異類為同宗

如唐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高祖賜姓李附宗正籍

屬是也

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

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豈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

降下江切

帝與士及

有舊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既斥

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

遠去

聲

自古君子易疏

易音異下同疏平聲

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

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

售鬻也

而戚於不見知

戚哀也

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能自解

解九

買切釋也

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鮮上聲少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

謂善行曰為我語唐天子

為于偽切

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

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

史殷紀殷契  
舜賜姓子氏

周祖后稷

史周紀周  
后稷名棄

姓姬氏

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

老子

姓李名耳

由妖人之言而謠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

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

唐高宗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

如亳州祠老子追謚玄元皇帝

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悖背也與王莽稱王子喬為皇祖叔父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

銑先典切  
降下江切

帝數之過也數數其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

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

唐本傳銑後梁宣帝子孫

屯難之世

難去

聲

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考之業雖

僭大號

唐本傳義寧二年僭稱皇帝

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

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

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

同上武德四年高祖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

圍銑大破之靖直逼其都詣軍門降

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



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偽之國

係纍其主致之闕下

纍力追切繫也孟係纍其子弟

雖無道如劉鋹

拒命如繼元

皆五代時僭偽者

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

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

永命者歟

書召誥祈天永命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友

樹植也

中允王珪洗馬魏徵

洗先典切

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

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

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

上聲

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

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

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

左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

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

東宮

太子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

儲副也太子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

為秦伯不亦善乎

史吳世家吳秦伯秦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

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秦伯仲雍二人葬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

王且建成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

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况



庸人乎

唐鑑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二

史部

唐鑑卷二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

率音帥

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

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  
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為  
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

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蓋

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名官

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

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

也同上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自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

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

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

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

人是為三公正一品

而又有尚書省

同上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百官其屬有

六尚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

又有九寺

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大府寺

是政

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

天官冢宰地官

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

天下萬事備盡如此如網之

在綱

書盤庚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

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

君如欲稽古以正名

語十三必也正名乎

苟捨周官臣未見其

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調去聲下同

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

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

絕音施歲

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

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

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為九



等

貴音

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  
邑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  
商雜類無預仕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  
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之

田也

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

其後租庸調

法壞而為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

同上天寶以來驕若昏主恣吏

和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歛之  
臣進益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之法壞而

為兩稅

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

前食貨志秦孝

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註云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陌與佰同

後世未有能制民之

產

孟梁惠王賢君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

足以畜妻子

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

同上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

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

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

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

同上蓋亦反其本矣蓋因合切何不也

昔哀

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

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

語十  
二哀

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趙岐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徹直列切後之為治者三代

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

孟盡心上易  
其田疇薄其

稅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

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

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為東宮衛士

驍古堯切

號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

騎去聲

置東宮諸坊使

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

守使郎將余朱煥等以甲遺文幹

將去聲余與尔同遺去聲

煥等去

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  
穎召文幹穎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為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

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

惡如字

罪孰大

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

妃嬪之請

嬪音頻

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

前淮南王傳孝文即

位時高帝子惟孝文淮南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廢處蜀嚴道邛都王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為作歌曰此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

汗平聲

遣使請昏

使去聲

帝問裴

矩矩對曰今北虜方彊為國家今日計其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

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常結婚

戎狄不以為恥

前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使劉敬結和親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關

氏

以為畏之邪

與耶同下同

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

於納女恥也以為謀之邪則是以女為間

間去聲

而欲

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眾賢而問諸亡國之

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之強弱者猶

許其昏則彊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

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諸夷酋長

如唐蠻夷薛延

陀傳延陀使請婚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之類妻去聲長方丈切

中宗以後皆嫁公

主於蕃國

如蠻夷西突厥傳中宗以金城公主妻贊普回紇傳肅宗幼女寧國公主下嫁磨延

啜之類

夫匹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况王姬公族

而棄之遠裔變華為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為難也其臣亦不以為非高祖太宗實啟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

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

處上

八

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

太子君之貳

國晉語太子君之貳也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也

父之統也

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

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

孟萬章下伊尹

弟雖齊聖

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

誅管蔡

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成王誅管叔放蔡叔

臣竊以為不然昔者



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

舜弟象日以殺舜為事立

為天子封之有庠出孟子

管蔡啟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

相去聲

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

並孟子萬

章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

書金滕武王既喪管蔡及

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將危周公以間王室

間去聲

得罪

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

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

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亦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

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  
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

洗先  
典切

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

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

間去  
聲

衆為之懼徵

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

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

於嵩州

嵩戶  
圭切

皆以為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

相桓公以霸何哉語十四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貢曰管仲非

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

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

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

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

白入於齊小白齊桓公名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按春秋莊公九

年公伐齊納子糾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

齊小白入於齊以惡齊也同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

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

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

王珪魏徵

則建成其君也

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

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

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

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

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

國楚語委質為

臣無有二

心質音摯

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

將去聲

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戎狄

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

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

閑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

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

去聲

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加以上考羣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

前主父偃傳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

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

苟將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

萬乘之主

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

而為卒伍之師

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四兩為卒

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

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彊征

伐四克

楊先知云

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

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

故不暇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

省音肯

輕徭薄賦選用廉

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什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

語十  
二云

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

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

矣

荀君道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矣

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

已

孟離婁行有不得已者皆反求諸已

已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



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其能禁也去奢

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

前刑法志  
清源正本

論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

迂濶

也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七十一

唐鑑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三

史部

唐鑑卷三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

好音耗

得

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

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

直朕如寤寐鄉者辨之未精也

鄉讀曰昂

朕以弓矢定四方

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

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更其亨切

數延見

數音荆

問以民間疾

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

也若有餘

見上卷

太宗因識予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

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

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詢周爰咨謀

此

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為誰

為于偽切

對曰臣居草

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  
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  
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  
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  
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  
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  
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

獨智

南有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之

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

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蒞之

晉荀勗傳省事不如

清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

莊天道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

如水之

止

止水言不動

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

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

其正也

記經解權衡誠縣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而不可欺以曲直縣音玄

我以其

正彼以其頗

平聲偏也

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

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

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  
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  
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

孟離婁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

夫為君

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為雖欲不欺不可  
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儉邪者無自入

矣

儉音  
織

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無道武王征之  
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帝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瑤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易革卦云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

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為逆取

揚先知湯武桓公征伐四克前陸賈傳湯武逆取而

順守也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太宗



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  
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兜不能蔽也共音恭秦  
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  
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  
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

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

管九守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日

為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為耳聽之無不聞也

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

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  
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  
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  
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

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否卦九五云

書曰儆

戒無虞

書大禹謨益曰戒哉儆戒無虞

夫戒所以勵善而進德也太

宗觀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

貞觀太宗年號魏徵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斗米三錢至是天下大治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

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

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數音朔

恐小人恃之輕犯憲

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

如後王符傳賊民之甚者莫大

於數赦數赦贖刑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之類

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

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

前李尋傳善政致和

不

亦踈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政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

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  
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  
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

庶位

書說命下王曰來汝說云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

此相之職也

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

前賈誼傳今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

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赦有不便者

皆應論執

應平聲

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

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

禮天官太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

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六官同

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

逮也

書同命穆王命伯冏懋乃后德交脩不逮

故書曰百官修輔

書脩征百官修

輔厥后惟明明

苟取克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

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

惡鳥故切

是以政亂而上不聞

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

長上聲下同

請帝為天可汗

汗音

寒下同

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

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

其無君臣之禮也

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太宗以萬乘

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

古

書說命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不足為

後世法也

孟離婁上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

降平聲

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

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州之間散居州縣

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

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

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

國竇靜以為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

妻去聲

分

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温彦博請

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

降下江切

使為中國扞蔽魏



徵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  
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  
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  
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

家語相魯高不謀夏

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徵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語十四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賜徵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

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

朝廷苟欲冠帶四夷

冠去聲

以夸示天下

夸大也音誇

而不

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

幾音機胥

相居切

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啟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啟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子年十二歲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

左閔二年里克曰太子以朝夕

視君膳者也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

曰今日安否何如

古之教者必以禮樂

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皆在焉

而置師保以輔翼之

記文王世

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立太師太傅以養之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苟問

學明而德性成

記中庸尊德性道問學

何患乎不能聽訟也且

年十二而使之裁決則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

學而能不才則宮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

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

惡鳥故切

且以今日財力

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後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後後日或以

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

孟滕文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馬好去聲

太宗虛已以來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恐其

言之不切太宗不唯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

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

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幾雖復勞神

苦形

復扶又切

豈能一一中理

中去聲

群臣既知主意惟取決

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

去聲

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

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同天下之事關由宰相

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

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

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

無母音

不盡已意

臣祖禹曰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廢

歌而相戒也

書益稷帝庸作歌曰敷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夫君以知人為明

唐劉蕡傳君以

知人為明知人則任賢去邪

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

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

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

書舜典帝曰咨

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稷播百穀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土穀之事

舜不親也契敷五教

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皋陶明五刑

帝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並又大禹謨帝曰皋陶汝作士明

於五刑

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

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

禮僉曰伯夷帝曰何咨伯汝作秩宗

夔典樂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禮樂之事舜

不與也益為虞

帝曰咨益汝作朕虞

垂作共工

帝曰咨垂汝共工並同上

虞

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



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

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

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易音異下同

譬猶飢

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

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

能豈能之而不欲邪

與耶同

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

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

易音亦

昔黃

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  
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  
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魅音媚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

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  
大水帝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  
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  
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  
齎糧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

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

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安四夷自服

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

長丁丈切

並帶刀宿衛皆襲

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

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

任公公能稱朕所任

稱去聲

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

前賈誼傳莫如先審取舍

魏徵

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

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  
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  
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  
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彛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  
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前申公傳  
為治顧力  
行何  
如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  
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唐鑑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四

史部

唐鑑卷四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為封建不便  
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

令平聲

間以州縣

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勲賢之臣宜令作鎮  
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

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

建命德封建者更古聖王克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采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

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離之以帥長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



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

下剗滅方國以為郡縣

秦罷諸侯立郡縣始置郡守

三代之制不

可再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

周有天下三十七世八百六十七年故云

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

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

屏音丙

強則必至於

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

子

堯舜以天下傳賢

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

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

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  
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  
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  
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  
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  
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  
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

為也遂不受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  
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為然以兵克  
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為後世法使  
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初群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  
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

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  
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  
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  
徵獨以為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

書周官王乃時  
巡考制度于四

岳諸侯各  
朝于方岳

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

詩

邁巡狩告祭柴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  
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後

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

謂之封禪音善實自秦始皇古無有也

史秦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

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乃  
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

且三代不

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  
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  
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

其後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載定之徵亦預焉

唐禮樂志唐太

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言封禪者不等命顏師  
古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房玄齡魏徵

博採衆議  
奏上之

正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

同上貞觀  
十五年將

東幸行至洛陽以彗星見乃止

高宗明皇遂踵行之

同上高宗乾封天子封泰山玄

宗開元十二年有事泰山為玉冊玉匱石碣皆如高宗之制

終唐之世唯柳宗元

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

並見本傳云

則其餘

無足恠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  
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  
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

書說命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隲傲擣戲大臨庀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共音恭隲音頹傲五才切  
擣音逃戲音演庀莫江切降下江切

周公制禮作

樂

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

孔子以為才

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然

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

辯給以禦人

語五禦人以口給

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

秘音趨

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

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易師卦上六大君有

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王弼云小人勿用非其道也

既濟曰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弼云履得其

位君子處之故能興也

王者創業垂統

孟公孫丑君子創業垂統

為可敷求哲人以遺後嗣

書伊訓敷求哲人

故能長



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校而不純故所以輔道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

# 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惡鳥故切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

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

奪也

語八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

得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

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

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惡為故切

訐居列切

不惟聖讒而又罪之

書舜典帝曰朕聖讒說殄行聖音即

可謂至

明且遠矣

語十二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長丁大切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

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孰視曰

孰與同

臣

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

為下  
偽切

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

於善

造七  
報切

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

孟離  
婁云

若魏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

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

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

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峻山為陵

峻祖紅切

鑿石之工

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

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歿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

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

倉猝

倉猝反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

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

山陵是為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殆危也是以

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謂盜發其塚後之人主知其有害

無益而姑為之賈禍賈音古招也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

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文德皇后姓長孫崩葬昭

陵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

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待有被譴者魏徵諫

曰陛下以儲待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  
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  
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  
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  
而食餼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  
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

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乘去聲

四海

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

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為

賢君

書無逸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暨音洎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

功

同上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惠鮮鰥寡孔安國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以

就田

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

驕逸也

同上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孔安國曰稼穡為農夫

艱難

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

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

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畧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

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  
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  
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  
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有  
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  
不可強歛以資寇敵強去聲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  
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  
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

史殷紀紂有鉅橋之粟  
處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

鹿水之大橋  
有漕粟也

武王發之

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查於  
四海孔安國曰紂所積之府

庫皆散發  
以賑貧民

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

宗在位寢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  
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

美而救其惡矣

孝經事君章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

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

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  
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  
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  
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  
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  
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

之艱難

書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去聲孔安國云視小

人不孝者其父母躬稼  
穡而子乃不知其勞

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為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  
不慎哉

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  
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  
為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  
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  
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

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

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恤憂也而疑其力之有餘使

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己己欲富

而惡貧惡烏故切下同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已欲逸而惡勞

則逸者民之所欲也前晁錯傳對文帝策人情莫不欲富人情莫不欲逸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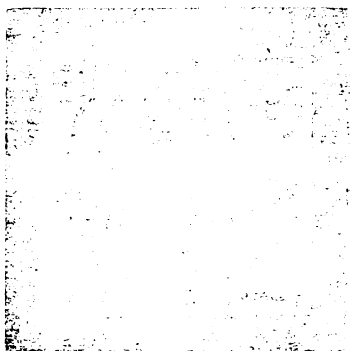
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梁惠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王去聲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為漸

不克終也

唐鑑卷四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張昱

謄錄貢生臣郭棣泰